中国中产
你家有艺术吗?

文 | Art289记者 方军 发自北京

Art289编辑_鞠青、赵妍 Art289特约编辑_度度 Art289设计_梁绍棠

走入一个家庭的客厅，总能看见些不加掩饰的欲望和想象。

那么，在崛起中的、全球最大中产阶层美好的客厅白墙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是欲望的投射，还是想象的倒影?

我们看到了这个阶层“在品味上的进取心有时也不输于商场上的进取心”（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各艺术机构中，中产家庭购藏者占所有购藏者的比例从 15% 到 30% 不等。

我们看到了人类一以贯之的对内心平静的追求：比如写实的风景画总是备受青睐。

我们看到了经济能力在其中的重要性，但也看到了热忱有时候比金钱更具力量：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AMRC）2012 年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人员中，实际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的高达 72.97%，单件 5 万元及以下是当前中产阶层艺术品消费人群的主要购买力水平。

金钱并不直接带来热忱，藏在热忱背后的，是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带来的不同诉求，是这个阶层自身的分歧和复杂。

从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尖往下看，中产不过是一群“流着汗追逐财富的俗人”，然而从金字塔的塔基看上去，中产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客厅的白墙也参与了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所费不赀，却算得上是独立于车子房子票子之外的某种精神追求。正是在这种包装和塑造中，中产阶层的文化和价值观渗透到了生活的角角落落，甚至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也与他的审美趣味脱不了干系。

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面墙上看到的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欲望，是一群“流着汗追逐财富的俗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寄托，藉艺术之名。

不识缪斯者不得入内?

1787 年 4 月 30 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第九届当代艺术展在伦敦萨默塞特宫开幕。学院担心大众品位威胁到皇家风范，做出了一个倍受争议的决定：收取一先令门票，“以防止展厅挤满不合适的人群”。一先令不算多，却足以剔除底层民众。学院的忧虑并没有到此为止，进入主厅时，横梁上迎接观众的是一行希腊文字（ΟΥΔΕΙΣ ΑΜΟΥΣΟΣ ΕΙΣΙΤΩ），意为“不识缪斯者不得入内”，毫不掩饰地奉劝不了解艺术的普罗大众别凑热闹。

只看文字记载，很难了解现场观众到底有多符合学院的期待，但是彼得·A·马蒂尼（Peter A. Martini）同年创作的一幅版画还原了两百多年前生动的一幕。在拥挤的画面中，这句反民粹主义的标语与杂乱的观众形成极大的反差。绝大部分人并非来观赏画作，而是把艺术体验空间变成了一个社交场所，或搭讪攀谈，或站在板凳上盯着威尔士王子，展厅里充满着“性的气息”，完全偏离了学院的初衷。更讽刺的是，数量少得可怜的欣赏作品的人中，竟然还有一些小孩。

这一幕既遥远又熟悉。在北京 798 艺术区转一下，便会发现很多画廊也开始收取门票，此举并非出于营利目的，而是为了将涌动的“艺术爱好者”拒在门外。一位画廊从业者抱怨：“当你看到人们趴在一件雕塑作品上拍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品位。”

无论愿与不愿，“不识缪斯者”最后还是进入了艺术领域，过去的 3 个世纪正是艺术平民化的最好见证。从 18 世纪的英国开始，城镇化和工业化之后，艺术不再仅仅属于王公贵族，也可以被大众（中间阶层）所拥有。到了 19 世纪，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欧洲社会重要群体，其阶级文化也逐渐形成。回望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无法忽视中产阶级的卓越贡献，即使他们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笔下是“流着汗追逐财富的俗人”。诸多学者认为，现代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产阶

2014年10月11日，武汉，“2014武汉第三届美术文献展”在湖北美术馆展出，79位当代艺术家展示的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多媒体互动等作品，给市民带来一次新鲜的视听盛宴。供图 | CFP/杨福东

级左派的艺术。而 20 世纪后期的美国，安迪 · 沃霍尔（Andy Warhol）和杰夫 · 昆斯（Jeff Koons）能够如此流行的基础便是稳定的平民社会，而其主体正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

在艺术品位方面，中产阶级常常被诟病为“庸俗”、“缺乏鉴赏力”。暂且不考虑这种说法是否公正，先让我们正视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艺术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剧院、博物馆，这些公共场所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家庭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空间；现在，画廊、音乐厅等也成了中产家庭常常碰面的社交场所。可以说，艺术塑造了中产阶级的文化与生活，同时中产阶级的品位也影响了艺术。要探讨艺术与中产阶级的关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中产家庭客厅墙上挂了什么画，这类选择与艺术史没有关系，仅仅基于家庭需求与个人品位，却能反映整个阶层的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

然而，当我们谈及当代中产家庭的艺术消费与收藏，特别是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这件事显得尤为困难。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一说，因此也缺乏中产与艺术相互渗透、携手成长的土壤。前几年，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魏城做过一系列“中国中产”访谈，结论是中国白领更认同“小资”，老板更认同“中产”。中国不存在“大资”——这顶在失物招领处积尘三十多年的帽子，如今无人认领。

尽管“中产”在中国没有明确定义，这个群体却确实存在，媒体或称之为“中产阶级”，或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在此，Art289 小心翼翼选择了“中产阶层”这一措辞，因为中产在中国还处于新兴状态，没有形成所谓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中产”与否关乎的不只是收入，还涉及这一群体的其他文化特征。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无法绕过前 3 个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为中产阶级文化定下的基调，因此我们会不厌其烦地提到这段历史，它不仅是中国中产在艺术品位方面的一面镜子，也可能为中国中产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彼得·A·马蒂尼《皇家学院展》（Exhibition of Royal Academy）蚀刻版画 38.1×52.1cm 1787年 供图 | 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

看，中国中产来了

孩子十岁出头，家中的玩具每年更新换代，生日将近，很可能又会收到一个变形金刚、玩具飞机，或者《驯龙高手》中的无牙仔。一位住在北京从事玉石交易的母亲对这份生日礼物考虑良久，最后没有走进玩具店，却选择了参观 2014 年 8 月举办的“青年艺术 100”展览。这位母亲在展览馆转了几圈之后，果断买下两幅油画，其中一幅是迟群的抽象画，另一幅是冯一尘偏写实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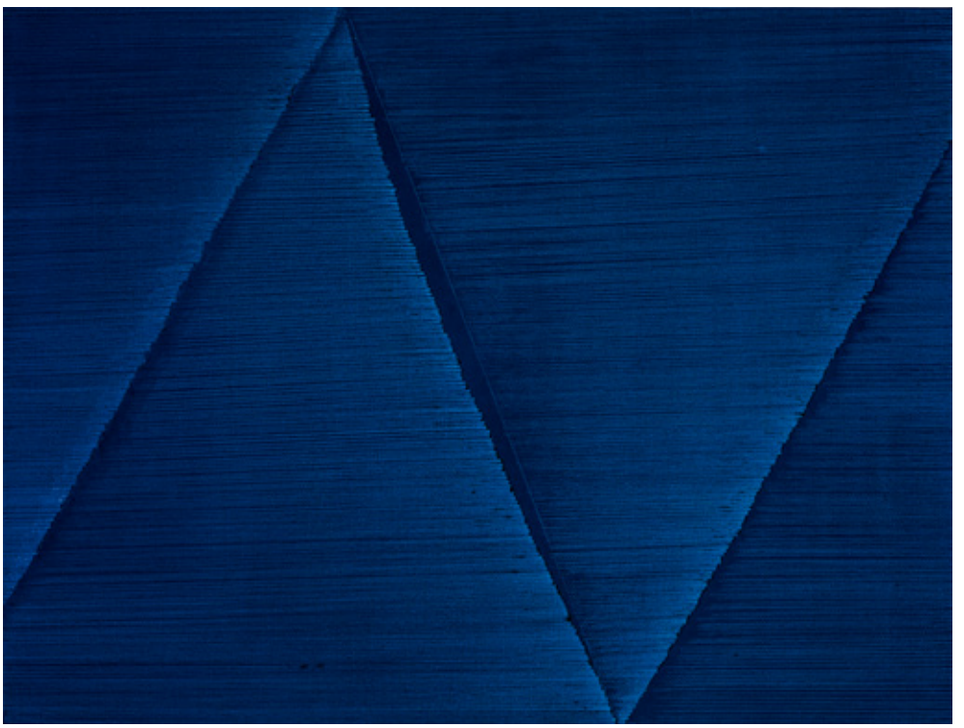
这是她打算送给孩子的生日礼物。最近几年她决定用艺术品来替代玩具。这位母亲最初的想法是每年为孩子买一幅画，等孩子 18 岁时这些画作就是最好的成年礼。“像这位女士一样，现在很多有余钱的 70 后和 80 后开始进入艺术市场，这些画作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美育作用。”“青年艺术 100”项目策划总监宋继瑞说。

包括这位母亲在内的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数量在过去 10 年急剧增长。根据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的标准，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 万至 22.9 万元是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群体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花费少于 50%，其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有别于其他阶层。按照这样的标准，2000 年中国城市中只有 4% 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而到 2012 年这一比例已达到 68%。据麦肯锡“解读中国”分析，预计到 2022 年，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将增至 6.3 亿——占城镇家庭总量的 76%，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45%，这表明中国正快速成为一个中产阶层主导的国家。另外，2010 年《福布斯》杂志曾将中国中产家庭定义为，人均年收入在 1 万至 6 万美元之间，且能自由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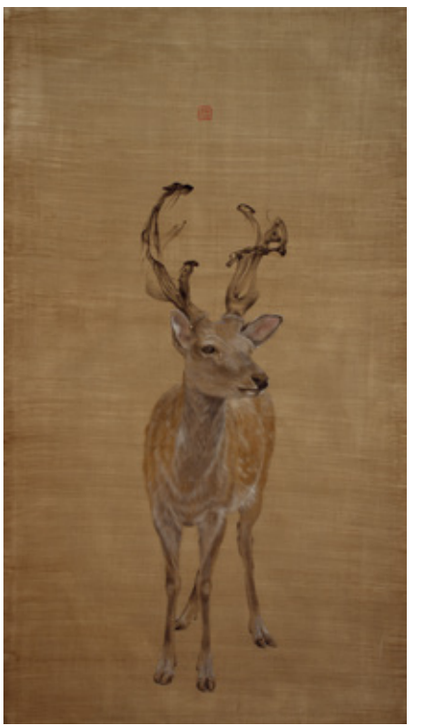
随着规模一同增长的，是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至 2022 年，中国中产阶层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将高达 3.4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总 GDP 的 24%。没有哪个市场会错失这样一个规模庞大、购买力坚挺的中产阶层，包括艺术市场。事实上，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文化的转变，中产阶层对艺术品消费和收藏的兴趣正日益增强。

从 2010 年开始，中国中产家庭艺术品购藏者大量浮现，2012 年又有明显增加，2013 年则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回暖而达到一个可观的规模。这一规模的具体数字根据各机构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中产家庭购藏者在所有购藏者中所占比例从 15% 到 30% 不等。

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发展，还是中产阶层与艺术的关系，城市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以 18 世纪的英国为例，正是借助城市的发展，艺术才得以逐渐脱离宫廷，变得更为商业化。至 1750 年，英国的工业、贸易、商业和服务业人口已超过农业人口；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城市急剧扩张，城市人口占到了欧洲当时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商业市场培养了一批得体、高雅、有文化的大众，伦敦成为第二个罗马，吸引了一大批外国艺术



迟群《深蓝-1》布面油画 60×80cm 2014年



冯一尘《禄-伍》布面油画 160×90cm 2014年

家。大卫·休谟曾撰文，认为艺术的崛起与社会的高雅密不可分。从那时起，对于居住在伦敦的市民来说，最时尚、最彰显文化水准的活动便是去剧场看演出、去美术馆看展览和阅读文学作品。

当年英国的情景在当下中国正在成为常态。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与其文化公共资源的丰富多样有着密切关系。Art289杂志推出创刊号前，就在几大门户网站做了题为“您家客厅挂作品了吗”的网上调查，了解中产家庭如何以及为何购藏艺术品。调查显示，中产家庭艺术消费者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占受访者比例的七成。但是，中产阶层增长的区域中心正在迁移。据麦肯锡研究，预计至2022年，中产阶层在一线城市的比例将缩减至16%，而二线城市将达到45%，三、四线城市的比例将是39%。因此可以预测，随着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文化设施的发展，二、三线城市将迎来一大批热爱且消费得起艺术品的中产阶层。

要有钱，要有闲

规模和购买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在艺术品位这件事上一定会有提升。但品位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培养的，休谟早在18世纪就指出了这一事实。在回答“如何培养品位”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中产家庭才会购藏艺术品？

19世纪80年代，法国剧作家小仲马开玩笑说：“当物质条件允许的时候，能证明你喜欢一个画家的作品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买下它们。”

Art289记者曾多次与批评家以及艺术机构负责人谈到“中产家庭墙上挂什么画”，他们大多对这种预设嗤之以鼻。唱衰的理由很简单，即使一个大众中产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万至10.6万）刚好达到了中产阶层收入标准的底线，他们也很可能是将可支配收入用于供房，如果这个家庭在北京，生活的压力更大。一位美国朋友反问道：“试想你要挤一个小时地铁从遥远的通州大汗淋漓地赶到办公室上班，这还算中产阶层体面的生活吗？受困于生活压力，他们还有闲情逸致去买画吗？”

雅昌网前总经理朱文轶认为，目前中产阶层的艺术购藏还只是偶发的、个体的，没有形成规模。广州华艺廊总经理张向东也持保留态度：“谁知道水面之下，雾气腾腾的中间阶层到底什么样？”

听起来很悲观。且让我们面对现实：钱真的很重要。在英国，印刷术普及之后，阅读成为一般中产阶级可以消费得起的嗜好；到了莎士比亚时期，大众也能负担得起去剧院看演出。但需要更高鉴赏力的文化活动，则要等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才能惠及普通人。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在艺术消费领域同样适用。

金钱只是使消费艺术成为可能，不可能保证一个人会把这些钱花在

2014年8月，第五届“青年艺术100”展览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吸引了大量艺术购藏者。供图 | “青年艺术100”项目

购买画作、培养品位上。暴发户多半更愿意把钱花在豪车、名表和装模作样的高尔夫上，好不容易买一件艺术品装饰客厅，可能还是“财源广进”一类的横幅，或者花几亿买个鸡缸杯来喝茶。

因为品位的培养，或曰对艺术消费和收藏的欲望，还有另外一个条件：闲情——也就是有余暇去接受艺术的滋养。人们喜爱艺术的原因各异，接触艺术的途径也不一样，但一定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大美术环境中熏陶。至于墙上挂不挂画、挂什么画，排除财力因素，则基本由品位决定，而艺术品位则受到时间的制约。唯有长久地浸淫于艺术之中，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才会有更大的动力走进美术馆，才会有更强烈的欲望去画廊买一幅画装点房间。关于这一点，那位把艺术品当做孩子生日礼物的母亲无疑是清楚的。

简单地说，在中产家庭购藏艺术品这件事上，钱很重要，而时间，也是金钱。

需要多少钱，多少闲?

接下来的问题更具体：一个中产家庭究竟需要多少钱、多少闲，才会购买艺术品装饰家中的墙壁？一个收入较高的上层中产家庭可以花几十万买知名艺术家的一幅原作，收入低一点的可以花数千至几万元买知名艺术家的版画或无名艺术家的原作，收入更低的亦可从宜家等家居市场购买行画、海报挂在家中。这样看来，钱固然重要，但并非绝对标准。

不同于财富人群，中产阶层与拍卖行中的天价艺术品几乎没有关系，在购藏艺术品时，“消费得起”是十分重要的标准。目前，5 万元及以下是当前中产阶层消费人群的主要购买力水平。即便如此，中产家庭的购买力已十分可观，虽然无法问津明星艺术家原作，但完全买得起刚出道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品位低的中产阶级固然比比皆是，但也有一部分中产阶级能够欣赏并支持前卫艺术，特别是赞助起步阶段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第一批收藏塞尚（Paul Cézanne）画作的人绝对谈不上富有，多为中产阶级背景，维克多·肖凯（Victor Chocquet）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巴黎海关的工作人员，他的收入一般，但收藏的热忱远远超过经济能力。他常常出现在拍卖场，因财力有限从不购买价位高于 300 法郎的作品。像所有收藏家一样，肖凯是个偏执狂，却不是单恋狂，除了塞尚的画以外，他也买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莫奈（Claude Monet）和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的画。1891 年过世时，他共拥有 32 幅塞尚作品。这些后来成为大师的人物当时也只是青年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在中产阶层的承受范围以内，关键在于肖凯这样的收藏家具有独到的品位和精准的艺术判断力。

在当今中国，随着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青年艺术家受到市场青睐。近几年，“青年艺术 100”、“青年艺术家扶持推广计划”和“大学生艺术博览会”相继出现，给青年艺术家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也为广大中产家庭提供了买得起的市场空间。2013 年，北京举办了两个平价艺术节，分别是“买得起”艺术节和“艺起”艺术节，核心客户群就是年轻的新兴中产阶层。根据《2014 TEFAF 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2013 年“艺起”的价格主要在 500 至 1000 欧元，“买得起”中 50% 的作品低于 1000 欧元。

原本专注于高端市场的拍卖行自然也不想错过大众市场。上海泓盛拍卖行 2014 年春季有两项新举措，一是上线了一个艺术频道的电商，另外就是如今颇为成功的微信拍卖。“阿特姐夫日夜场”微信拍卖群自情人节启动以来，至 2014 年 8 月共上拍作品近五百件，94% 的作品成交并完成交割，绝大部分（约 95%）成交价在 5 万元以下。

央美教授尹吉男在接受 Art289 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代中国著名艺术家通常不像齐白石和吴冠中那样在世时就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中间价位”。他发现在澳大利亚，一线艺术家通常会画一些尺幅较小的画，交给悉尼的画廊销售，一张画合人民币几万至十几万，中产阶级完全消费得起。“这是艺术家人性化的服务方式，也体现了艺术家和藏家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国明星艺术家的原作对于中产家庭来说高不可攀，因为这些艺术家通常在忙碌地创作天价拍品。但中产藏家若真的喜欢，购买根据其原作制作的版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2014 年 10 月，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的现场有些清冷，一轮喷绘的红日格外抢眼，这幅作品是台湾画家刘国松的《热烘烘的太阳》，挂在“台北‘首都’艺术中心”展位最外侧。该画廊艺术经纪人马怡绫热情地招呼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她的笑容无疑是管用的，与其他大部分画廊惨淡的业绩比起来，马怡绫卖出了很大一批刘国松的新水墨版画。

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博览会。摄影 | 杨子勇

这些版画价格从 6000 元至数万元不等，马怡绫说：“我们不希望让人觉得艺术品价格很高，收藏不起，所以我们才会从版画这个角度切入，希望艺术生活化。”与 Art289 记者同时观展的一位先生看中了一幅尺幅较大的，价格谈到 2.3 万元，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金，交易过程干脆利落。

白墙，就在那里

与博物馆中的艺术不同，人们家中墙上的艺术似乎只与个人的需求和品位有关，与艺术史、批评家和策展人毫无关系。自从白墙在世界各地兴起，当代艺术注定要与生活发生关系。城市的发展使人们都住进了楼房，极简风格的白墙、木地板，极具现代感，而客厅成了居住者的展览空间，策展人就是他自己。

要跻身中产家庭，公寓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你还有几十年的房贷要供，拥有一套公寓也意义重大。原因在于，中产阶级更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当这些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之后，单调的白墙自然就成了他们释放艺术想象力的场地。人们在客厅墙上挂画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白墙就在那里，白墙向他们提出要求。

在广州，一位姓熊的工厂主近年频繁地出现在当地的各家画廊，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惯。这位先生 45 岁左右，尽管对当代艺术不是十分了解，但他常常参加画廊活动，与经纪人和艺术家交流。

“他总是很安静地听我介绍，但从来没有出手。”广州 64 画廊老板李伟广说。由于自己也是画家，李伟广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通常更能使客户信服。但即便如此，光是培养这一位客户，就花了李伟广四年多时间。

2014 年 2 月，这位工厂主看中了一幅李伟广的名为《桂林山水》的油画，他自己也曾去桂林旅游，对画中的风景深有感触。他带着妻子过来看画，两人都觉得此画挂在客厅十分合适，便以约五万元的价格买下。不久，这位工厂主又跟李伟广咨询雕塑方面的信息，因为他家客厅比较大，需要一些雕塑占据空间。

在台北，由于大部分中产家庭房子的空间比较小，所以人们偏爱挑选尺幅较小的画作挂在墙上。马怡绫介绍说：“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美术馆比较普遍，年轻人受到的艺术熏陶比较多。他们通常买一些小版画、小原作，都是小小的，先从小的开始收藏。”因此，“台北‘首都’艺术中心”有意识地制作一些小尺寸的版画供一般中产家庭购买，价格更便宜，也更适合家居空间较小的年轻人。

何玉磊是一位网站工程师，但他是油画专业出身，闲时便会用 Adobe Ideas 软件在手机上画一些卡通头像，后来觉得有商业前景便挑了 12 幅做成版画，每幅售价两千元。一位从事音乐教育的朋友得知这些形象生动、价格合理的版画后，想买几幅用来装饰客厅，她家中已经挂了一些照片和行画，但缺少原创作品。这位朋友邀请何玉磊去她家参观，根据客厅整体风格挑几幅合适的作品。

“我看了之后还是希望她自己做决定，我在创作的时候带有自己当时的感情，她应该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墙上的布置去做选择，”何玉磊说，“现在中国人对自己的品位还不够自信，很少相信自己的感觉。希望那些有自己独到眼光、纯粹喜欢艺术的 80 后和 90 后尽快成为消费人群。”

写实与抽象之争

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安放的不仅是中产家庭寻求安定和隐私的心，同时也承载了他们关于艺术、文化的想象与品位。

2014 年 10 月，Art289 记者在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现场遇到两位女士，看打扮是典型的上层中产阶层，其中一位女士是律师，她先生做宝马车代理。在安艺术中心，她与同行的朋友一会儿讨论青年艺术家王烨的画，说这些作品“比较柔，工笔，笔触细腻”，她很喜欢，又补充说“喜欢色调，像古代的画”；一会儿又说起角落里任哲的雕塑。这位女士与她先生常常购买画作和雕塑装饰自家客厅，对当代艺术颇为了解。

忽然，她若有领悟地问：“现在市场怎么都是工笔水墨？”“因为市场需要啊！”安艺术中心的艺术经纪人耿学艳答道，她们之间很热络。“市场需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艺术消费者的普遍爱好，耿学艳称所谓的“新工笔”融合了传统表达手段与西方元素，颇受新兴中产家庭欢迎。

一位资深艺术评论家说，目前大众对艺术的概念还停留在现实主义模式，但在中产阶层这一群体中，现实主义与抽象派之间的博弈要复杂得多。通过对各艺术机构的采访，Art289 记者初步得出两个结论：与传统艺术相比，新兴中产家庭更热衷消费当代艺术；但在写实和抽象之间，实

际购买时大部分中产家庭还是更偏向于写实。看上去很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揭示了中产群体品位的独特性。

1870 年，伦敦国家画廊馆长查尔斯 · 伊斯特莱克爵士（Sir Charles Eastlake）的夫人直言不讳地指出，随着“中间阶层”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他们正在重塑英国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这种转变让在世的艺术家大大受惠。“新富”往往具有良好的判断力，这使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于“鉴赏的无知”。由于他们对过去的艺术品了解得更少，所以这些“新富”更乐于购买当代作品。两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转变在全世界缓慢地发生。现在看来，中国也不例外。

“从风格来看，人们喜欢的还是以写实为主。在中国，艺术爱好者普遍都会觉得抽象艺术难懂，所以大多数藏家都对抽象艺术不太感冒。但我们在国外的客户却更偏向于抽象艺术，他们认为，与写实作品比起来，抽象艺术更有意思。”广州 LC 画廊老板陈燕如表示。

李伟广认为大部分人偏爱写实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能体现出艺术家的技法和花费的时间，而那些脱离生活的作品则很难卖出。上海某画廊的王芳女士表示：“客户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喜欢就是喜欢，很难做出引导，欣赏抽象作品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品位。”

但是中产阶层这个群体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调查显示，将近七成受访者喜欢抽象画，尽管只有四成的人家中挂有抽象作品。艺术机构的诸多负责人都认为人们购买抽象画的主要目的是装饰房间，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与房间格调匹配”和“适合室内装饰”的总共约占 40%，另外 60% 受访者则认为抽象画能“激发想象力”，能帮助他“抗拒现实主义”。

美国文化史家彼得 · 盖伊在《制造中产阶级文化，1815-1914》一书中写道：“中产阶级的品位不只是未来与过去的对抗，同时也有极大的分歧和难以预测的深度，基于社会地位、国家以及个人的差异而各有不同。”1900 年，巴黎举办“十年展”（Exposition décennale），五花八门的油画与雕塑见证了维多利亚晚期中产阶级的品位是多么难以琢磨，人们对艺术的品位就如他们的政见一样，充满分歧。

中产阶层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既是包容的，又是多变的。尤其是过去 30 年中，英美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说充实且滋养了当代艺术。但工薪阶层往往不愿背叛自己的阶级去追求所谓的高雅艺术，比如电影 / 音乐剧《跳出我天地》（*Billy Elliot*）中的矿工父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去学芭蕾。同样，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想法的束缚，很难选择自己不大熟悉的抽象画或新媒体艺术，这些新玩意儿不在他们原本的知识框架和审美范畴内。

然而，中产阶级在审美这件事上又可以是前卫的。盖伊继续写道：“在审美方面，有些中产阶级是敢于杵逆潮流的，他们在品位上的进取心有时也不输于商场上的进取心。”这样的例子从塞尚的早期支持者到 20 世纪的美国比比皆是。1913 年 2 月纽约举办的“军械库大展”（Armory Show）吸引了约十三万名艺术爱好者，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是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凭着它造成的轰动，“军械库大展”在美国人中间（无论是赞助者、收藏家还是普通观众）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化”的中产阶级品位。

“新水墨”似乎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部分中国新兴中产家庭较为偏爱的一类作品。它一方面基于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传统水墨，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与传统的对抗，满足中产阶层对变化的渴望，同时适合现代家居。

“大陆对新水墨比较喜欢，这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作品使人们觉得很新鲜。”马怡绫说。他们代理的刘国松新水墨版画，比如太空系列，从题材本身和技法方面都突破传统水墨，再加上颜色、布局都显得大气，更能在年轻的中产家庭中受到欢迎。《热烘烘的太阳》以 3 万多元的价格卖出，成为某户中产家庭客厅里前卫的装饰品或艺术品。

问及买家下手的原因，马怡绫脱口而出：“红色嘛，在亚洲代表喜气。”

这才是中国中产家庭品位的鲜活写照。

文化塑造阶层

阶层决定文化固然有理，文化塑造阶层也不无可能。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刚刚起步，他们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追求实际上能加速阶层以及阶层文化的形成。因此，如果能先形成阶层“行为”或“文化”，对于整个阶层的发展以及国家的走向都意义重大。

回望西方中产阶级的美学教育和艺术教化，主要由两股力量提升了大众的审美眼光：一是学识渊博的批评家，二是博物馆、画廊和画商。批评家一方面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艺术信息与解读，另一方面文字阅读使得中产阶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活动，以此区别于工薪阶层。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馆是十分人性化的机构，它们致力于用大众的钱去提升大众的品位。1870 年，巴黎大大小小的画商超过一百个，这些画商的出发点并不是牟利，他们多为受过良好教育和见多识广的人，他们带给顾客的艺术教化几乎不亚于博物馆馆长或批评家。

中国一向缺乏艺术教育，上述两股力量离我们又太遥远。中国缺少真正的职业批评家，大众也很少阅读艺术批评。中国的画廊起步较晚，商业意图过于明显，也没有耐心长时间培养大众的艺术品位。但画廊的扩张对社会艺术氛围的培养终归是有帮助的。北京星空间画廊销售总监安菁女士认为，画廊通过挑选艺术家已经过一轮筛选，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较有利。上海的王芳女士也表示，她的艺术空间推广的青年艺术家至少已经有 3 年的职业生涯，在艺术水准上有较高的认可度。

2014 年 8 月的一次论坛上，北京画廊协会副会长王新友建议现场搞收藏的观众在购买艺术品时最好寻求专业平台和人才的帮助。“如果只是消费，那你只要喜欢就好；如果是为了收藏，最好让专业人士帮助你，我不相信大家现在自己有能力做好。”现场的几位中年妇女眼神专注，连连点头。

归根结底，在培养品位这件事上，只有自己才能决定一切。这一点需要广大的中产阶层先行动起来。2011 年，一位金融业的女士特地从深圳赶到上海参观“青年艺术 100”展览，这位女士三十多岁，是典型的中产阶层。在四百多件展品中，唯有青年画家刘景弘的油画《证悟》打动了她的心。证悟是佛家用语，意为由实践而体悟出真理。这位女士花了不到两万元当即买下这幅作品，主要的原因是，她是一名信佛者。这是一幅雪后空山图，画面营造出一种静谧的禅意，她很容易从这幅画中感受到佛的氛围。

对于生活在问题越来越多的大都市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作品无疑具有某种减压和抚慰的作用。比如，在一个雾霾天，你心情有些压抑，盯着雾霾发呆，然后你转过身，看到这幅空山图，你的思绪离开急速喧嚣的世界，进入空旷宁静，进入另一个世界，顿觉神清气爽，哪怕这种好心情只停留几秒，几分钟。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仅为隐私的需要而存在，也是自由地释放想象和安顿心境的场所。

Art289 记者黄辉、孙雅兰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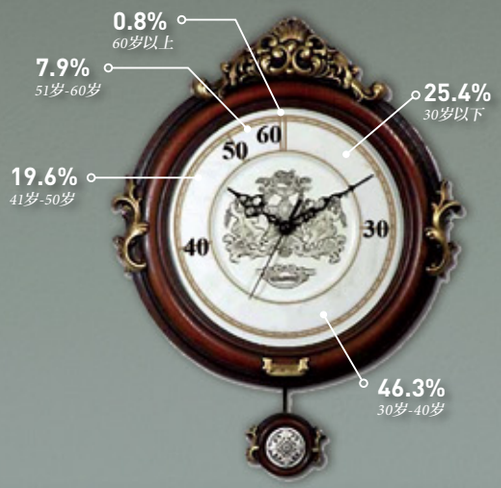
刘景弘《证悟·4》布面油画 200×200cm 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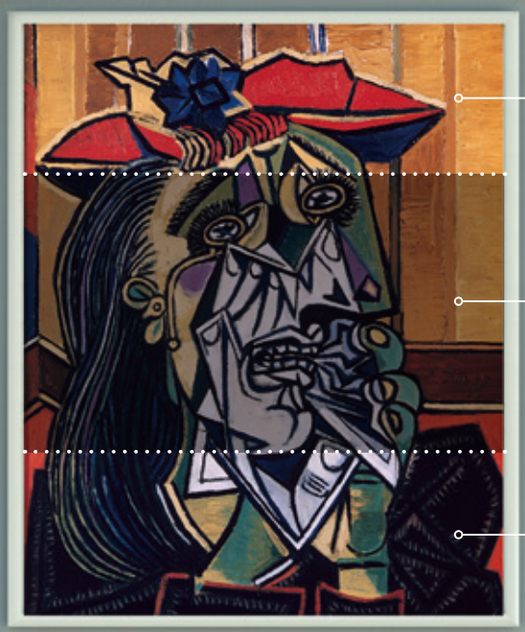
Art289 调查问卷

你家客厅挂作品了吗?

2014 年 7 月至 8 月，Art289 与《南都周刊》、腾讯网等媒体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您家客厅挂作品了吗”的网上调查，试图了解中国中产家庭为何以及如何购藏艺术品。这些“墙上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产家庭的文化品位和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本次调查将家庭年均收入在 10 万至 100 万元人民币的群体视为中产阶层。

年龄





你有委托艺术家为你和你家人绘制或拍摄单人及全家肖像的计划吗?

- 24.9% 有
- 47.1% 没有
- 28% 可以考虑

职业

- 6.8% 政府机关
- 35% 文化教育
- 8.6% 金融
- 13.5% 商业
- 10.4% 服务业
- 9.5% 互联网
- 3.6% 制造业
- 12.6% 其他

你的家居空间挂了（含桌子、柜中摆放）和藏有多少件艺术作品?

- 12.8% 10 件以上
- 12.8% 6-10 件
- 58.8% 1-5 件
- 15.6% 0 件

你会对你购藏其作品的艺术家做深度研究吗?

- 65.3% 会
- 27.9% 不会
- 6.8% 只认行情，不问其他

你是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了解艺术家，自己购藏艺术品，还是委托职业买手?

- 88.2% 自己买
- 11.8% 委托职业买手

40.6%
有

59.4%
没有

你购藏的艺术品中是否有抽象画?

你近期是否打算购买一件或多件艺术品?

46%
有打算

54%
没打算

你每年去美术馆、博物馆、画廊、艺术品拍卖会的次数?

17.9% 从不
47.9% 1-5次
14.2% 6-10次
7.1% 11-20次
12.9% 20次以上

31.6% 关注并购藏艺术品
18% 陪孩子
26.4% 工作需要
24% 其他

你去上述这些地方的原因是?

你购买的单件艺术品作品最高价
(单位:人民币)

27.1% 1000元以下
35.2% 1000元-1万元
28.1% 1万元-10万元
6.7% 10万元-50万元
2.9% 50万元以上

所在城市

11.7% 三、四线城市
17.9% 二线城市
70.4% 一线城市

78.4% 热爱
21.6% 投资

你是因为热爱购藏艺术品,还是希望短期升值投资艺术品?

你主要购藏哪类艺术品

8.3% 新媒体艺术
11.3% 装置作品
12.7% 雕塑
9.8% 版画
12.9% 现代水墨
19.4% 传统水墨
25.6% 油画

制图_梁绍棠

“你挂什么画，你就是什么人”
——美国家庭中的艺术与阶级

文 | Art289记者 方军 发自北京

Art289编辑_赵妍、鞠青　Art289设计_梁绍棠

“贪婪”的沃格尔夫妇和他们的部分藏品。供图 | 纪录片《Herb & Dorothy 50×50》官方网站

尽管赫伯特的年收入从未超过 23000 美元，但他们在 50 年间收藏了将近五千件艺术品。

并非要成为洛克菲勒，才能收藏艺术品。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被工薪阶层出身的沃格尔夫妇（Herbert & Dorothy Vogel）用 50 年的收藏人生诠释得淋漓尽致。这对看上去十分不起眼的夫妇过着极简朴的生活：住在纽约一个租来的四十多平方米的公寓里，去便宜的社区餐厅和中餐馆吃饭，从 1970 年代之后就不再去欧洲旅行。丈夫在邮局工作，工资用作购买艺术品；妻子是图书管理员，收入负责生活开支。尽管赫伯特的年收入从未超过 23000 美元，但他们在 50 年间收藏了将近五千件艺术品。

这些多为极简主义和观念主义的作品占据了整个公寓，包括天花板和卫生间，他们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作品放在床下。这对身材娇小的夫妇每天都穿行在艺术品中，他们的爱猫在上面轻轻行走，水缸中的乌龟常常抬头观望来来往往的艺术家客人。1990 年，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接受了沃格尔夫妇捐赠的 2500 件藏品，把他们从拥挤的屋中解救出来；但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们又把新买的艺术品装满了房间。“他们真的很贪婪，感谢上帝，他们如此贪婪！”在关于沃格尔夫妇的纪录片中，艺术家琳达 · 班格里斯（Lynda Benglis）感慨。

在美国，像沃格尔夫妇这样对艺术品极其“贪婪”的工薪和中产家庭也许不多（相比艺术品，跑车无疑更有吸引力），但是这些家庭的艺术消费和收藏却很普遍。根据《TEFAF 全球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2013 年美国艺术市场的销售额达到 180 亿欧元，是世界第一大艺术市场。买主并非全是富豪，其中美国工薪家庭和下层中产家庭（家庭年收入在 1 万美元至 10 万美元之间）所占比例约为 33%，上层中产家庭与一般富裕人群（家庭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至 100 万美元之间）为 31%，中产家庭的艺术消费对本土艺术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保守估算，目前美国上层中产家庭收藏总价值已超过六百五十亿美元。

沃格尔夫妇的经历告诉我们消费与收藏艺术品不只是富人的游戏，艺术也可以与普通大众的生活发生直接联系。事实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从来都是如此紧密。如今我们把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中创造的艺术品陈列在博物馆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曾经悬挂在私人住宅中。比如，奥赛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中颇受欢迎的法国印象主义作品，很多年前人们买这些画作大多是为了装饰自己的房屋，而这些作品多半是反映都市生活的。

随处可见的家庭照片并不只是反映了家庭纽带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现代家庭的脆弱性。

家庭中的艺术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反映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自己，需要走进人们家里去寻找答案。在美国人的家中，人们在墙上和壁炉上方悬挂或者摆放什么作品？这些作品和阶级、收入、地位、居住地、家庭观念有联系吗？人们选择某一类型的作品时，如风景画、肖像画、抽象艺术、“原始”艺术，又有怎样的考虑？ 20 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大卫·哈勒（David Halle）教授在纽约曼哈顿做了一个为期多年的研究，走访了 160 户纽约上层中产家庭和工薪家庭，希望回答这些问题。

社会科学的诸多文化批评理论都认为艺术是地位的象征、意识形态的反映；另一种更为盛行的理论则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认为艺术是一种文化资本，宰制阶层依靠积累文化资本来维持阶级结构。然而，哈勒教授的研究结果向这种理论发出了挑战。

哈勒教授在其著作《内视文化：美国家庭中的艺术与阶级》（*Inside Culture: Art and Class in the American Home*）中得出结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人们的家里几乎挂着相同类型的作品——静谧的风景油画以及家庭照片，连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都不受待见。策展人、艺术经理人、批评家对这些购藏者的影响极小。

哈勒教授的研究表明，风景画是最流行的种类，在其研究的这些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作品是风景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人对宁静大自然的向往。这样的倾向可以通过另一组数据体现出来——在所有的 349 幅风景画中，只有两幅画面是喧闹的（这两幅画各有特殊的故事），其余的都极为平静安宁。

“人们喜欢宁静的乡村环境，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这是一种逃避工作和上下班交通拥堵带来的烦躁的很好的方式。”哈勒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这一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此外，与传统的风景画相比，现当代美国风景画中人物较少。在工薪家庭购藏的现当代风景画中，只有 1% 的作品中出现了人物，而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中的现当代风景画中，也只有 25% 的作品里有人物。哈勒解释道，美国现当代风景画代表了各阶层理想中的生活状态，这无疑受到“市郊化”（suburbanization）生活的影响。这样的一种趋势也反映了 20 世纪人们的艺术品位。书中一位工薪阶层受访者说：“当你去乡村的时候，谁想看人啊。”

随着风景画中人物的逐渐减少，美国人家中的家庭照片越来越多。由于摄影的崛起，家庭照片几乎成了千家万户的必备装饰。而前几个世纪十分流行的肖像画却在减少。人们开始责怪摄影，说摄影在干掉现实主义之后也干掉了肖像画。在受访的 4 个小区中，分别只有 45%（市内上层中产）、20%（郊区上层中产）、15%（市内工薪阶层）和 10%（郊区工薪阶层）的家庭中有肖像画。著名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认为肖像画没落是新观念造成的结果，不应归咎于摄影技术。现在人们认为肖像画过于“自我中心”，哈勒教授则表示这种观念反映了美国社会中“随意性”（informality）逐渐取代了“正式性”（formality）。

更令人意外的是，哈勒教授认为随处可见的家庭照片并不只是反映了家庭纽带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现代家庭的脆弱性。“可移动的家庭照片允许离婚和再婚的可能性，这些情况都会造成较快的家庭成员的更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化风格”越来越普遍，美国家庭中原先盛行的墙纸逐渐退出舞台，此后白墙开始成为主流。为装饰白墙，人们开始购买一些抽象艺术作品。在受访家庭中，上层中产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挂了抽象作品，而工薪阶层基本没有此类画作。追随“文化资本”理论的人通常会认为上层中产家庭购买抽象作品是其身份、地位和品位决定的，但哈勒教授的研究结果否定了这样的假设。

在藏有“原始”艺术的家庭中，66% 的民主党人认为“原始”艺术与西方艺术“一样、平等”；而 60% 的共和党人则从一定程度上对“原始”艺术有所贬损

据研究，人们喜欢抽象艺术的原因包括几个维度：不管社会背景如何，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喜欢抽象艺术作品是因为其装饰性，或因为抽象艺术与其房间其他家居匹配，比如线条和颜色与客厅中的沙发相衬，在他们眼里抽象艺术与所谓的“上流文化”关系不大；一小部分人表示抽象作品可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听起来这一点与文化资本有着很大的联系，但很多受访者同时表示所激发的“想象”是海洋、波浪、白云、山川与草地这些典型的风景意象，喜欢抽象画的心理动因很可能与喜欢风景画之间有着交叉和重叠。人们喜欢抽象画的原因是多样的，很多时候与每个家庭的空间环境有关，尽管有些人在客厅中悬挂抽象画的确是为了展示自己有品位、有文化。

政治在美国家庭的艺术收藏中也扮演着十分有趣的角色。20 世纪见证了“原始”艺术（或称“部落”艺术）的崛起，尤以非洲艺术最受欢迎。在受访家庭中，上层中产家庭对“原始”艺术最热衷，58% 的家庭藏有该类艺术。在藏有“原始”艺术的家庭中，66% 的民主党人认为“原始”艺术与西方艺术“一样、平等”；而 60% 的共和党人则从一定程度上对“原始”艺术有所贬损。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移向美国非裔中产群体。美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帕特丽夏·班克斯（Patricia Banks）对纽约和亚特兰大的 100 位非裔中产艺术收藏者做了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非裔中产家庭的艺术收藏在种族方面强调合法性和正确性，基本局限于非裔叙事。比如这些家庭中艺术品的主题往往源于非洲民间艺术，极力避免有争议的作品。部分白人中产家庭会关注妓女、皮条客和黑帮这类题材，非裔中产家庭一般对此敬而远之。像其他少数族裔中产家庭一样，他们的艺术收藏十分保守。

无论如何，你不必成为洛克菲勒，才能用艺术品装扮你家的墙壁。如果你家墙上挂了艺术品，现在你一定会觉得有必要仔细看看这些作品，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要挂它们，因为很可能“你挂什么画，你就是什么人”。当然，也可能不是。艺

张晓光
与青年画家站在同一条船上

张晓光已经多年不打麻将。“当你忙着研究艺术、收藏画作，哪还有时间打麻将啊。”张笑道。这位中学老师年过半百，十分随性。如果你碰巧在美术馆遇见穿着短裤、笑容满面的他，你一定很难想到他家中藏有一百多幅青年画家的作品。

在过去的 7 年中，张晓光用他的“零花钱”（约五十万元）收藏了这些作品，他挑了几幅挂在卧室与客厅，其余的都放在一个角落，“闲暇之际或心情不畅的时候就摆在地上看看，直到老婆抱怨没有落脚之地。”

在张晓光姥爷的一幅工笔画《西施浣纱图》中，有一艘蒸汽船缓缓向西施驶来，张把这一“时代错误”的设计看作姥爷思想前卫的标志。除了继承姥爷对艺术的热爱，张同时也继承了这份前卫。比如，张喜欢在网上看画、学习；他认为将来只局限于架上艺术太原始，青年艺术家也应尝试新媒体艺术；青年画家赵磊的“红帽子”系列作品占据了大半个客厅，充满了象征意义。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张晓光也愿意投资较多的钱。2009 年，他从渣打银行贷款 3 万元，再加上自己手头的一些钱买下了青年画家陈星洲的《伤春逝》。张认为这是陈转型时期的重要作品，值得收藏。

这种前卫也体现在张晓光藏画的风格上。“常人一般都只对写实画感兴趣，因为他们缺乏艺术史知识。”张晓光平日研习一些史论，在他的藏品中不乏表现主义和抽象题材作品。在他的卧室中，挂着青年画家董鹤的几幅作品，其中一幅反映海洋生态的作品曾出现在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最近一部电影的片场。张兴奋地向我展示一张难得的照片：“我喜欢这幅画的颜色，所以我和老婆选了这张挂在卧室。”

为了用最少的钱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张晓光总在等待时机。他一般不买在校生的画作，因为学生的生活压力不大所以开价较高。初离校门的人正是心高气傲之时，也不是买画的最好时间。一般在进入社会一两年左右，当一个青年画家体味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交房租的截止日期之前，张晓光就出现了。

“这时你走进工作室，你说多少就多少。”张大笑：“我没有钱，青年画家一般也没有钱，这是我们穷光蛋的方式。”

2013 年，张晓光用两万多元购入了董鹤的 5 幅作品。不久，董鹤在北京 798 的 Hi 小店办了个展，据称当时卖出的画作一般都在 5 万元以上。但是张很少出手自己的藏品，“投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是个漫长的过程。”

除了经常出入这些年轻画家的工作室之外，张更愿意通过社交媒体与艺术家们频繁互动。陈星洲在最近的一条信息中对张说：“艺术家必须要有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不然就变成画家了。”

“与年轻画家交流特刺激。看着他们成长，我体会到一种正能量和幸福感。”张晓光感慨道，“他们喜欢与我交流，因为我告诉他们，从我买你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站在同一条船上了。”

张晓光与他的画家朋友是藏家与艺术家良好关系的一个典型。“画家也希望找到一个真正懂他们作品的藏家”张说。尽管每天都与他的藏品在一起，张还是常常在藏品前驻足端详，他坚信这样的画作就是好的作品。

“光投资太无趣，关键是喜欢，每天看画是一种精神享受！”张晓光随即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

入户采访

中国中产家庭艺术购藏

文 | Art289记者 方军 、钱倩、孙雅兰 发自北京、上海、广州

Art289编辑_赵妍、鞠青 Art289设计_梁绍棠

姓名：张晓光
年龄：52
职业：北京工业大学实验中学教师
所在城市：北京

收藏作品：上百幅
• 陈星洲《伤春逝》约五万元
• 董鹤《命运交响》价格不详
• 赵磊红帽系列画作 4 幅 共约两万元

张晓光 摄影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唐建平 摄影 | Art289摄影记者 李毓琪

唐建平
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苹果社区花园野趣丛生，唐建平从中摘取了一些金盏花放在公寓客厅的茶几上。从窗户望出去，今日美术馆就在不远处。坐在这个满是艺术品、檀香袅绕的房间，你会发现在唐建平的世界里，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很难分清。

从商之前，唐建平当过中学语文老师，做过时尚杂志，也写过几本书。为了“不重复高度”，每隔 8 年唐的人生轨迹就有一次新的调整，但他对艺术的热爱从未改变。

在他的卧室和客厅，各挂着一幅刘明俊的《昙花》油画作品，唐于去年花均价每幅 10 万元买下。尽管人们都认为昙花一现过于短暂，但唐建平把画中呼之欲出的昙花理解为“生命极致的美”，这种对生命力的表现是他认可的哲学态度，也反映了他的人生状态。

十几年前，唐建平在青岛海边的一座教堂购得了人生中第一幅“藏品”。虽然只花了 100 元，但唐对这幅油画喜爱有加——蓝色的海洋、抽象的海水，“第一眼看到，这幅画就打动了我。”唐建平认为当代的很多艺术都没能打动他，因为这些艺术不会与生活发生关联。在他看来，艺术与生活、心灵的关系应该是极为密切的，真正好的艺术会使观众愿意亲近它、靠近它、并与之一起呼吸。“艺术本身就应该是双向的，作品能与观众的心灵进行交流。”

在客厅另一侧的白墙上，有一幅陈琴的抽象水墨作品《果莲》，唐建平在 2014 年花数万元将此买下，茶几上还有一组由陈琴设计的瓷塑。唐喜欢这幅作品的用墨，简单却又充满意味，能激发无穷的想象力。“理解抽象画与审美素养密不可分，屋中的画作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内在”唐建平说。唐建平并没有专业的艺术教育背景，但他酷爱读书，“文学、哲学、电影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广泛涉猎对艺术家也非常重要，不然他就只能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匠人。”

“艺术家与观众都必须是真实且真诚的，我们不要神化艺术作品。”唐建平说。在决定收藏某幅作品时，他所寻求的正是作品中的真诚与感应。唐不太喜欢肖像画与风景画，因为他觉得这类艺术与他的生活缺少联系。

在所有的藏品中，最贵的一幅是唐卡佛像，唐建平在热贡花二十多万元买下这幅作品。唐并非佛教徒，他把佛学看成一种生命哲学，从中寻求一种平和的人生态度。午后喝着茶、焚着香、听着禅音时，在佛像的注视下几乎忘却了身边的大都市。

唐建平想把他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人，他的《礼 · 尚》杂志正致力于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唐认为，提倡传统文化不是复古，而是需要与现代人的审美相吻合。“我们有一个文化断层，人们往往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审美能力还处于起步阶段。”唐遗憾地说。

在这间不大的公寓里，唐建平用他自己的美学营造出一个极为精致的空间，他收藏的画作在这个空间里与主人时刻发生着联系。

张勃 摄影 | Art289 摄影记者 陈文笔

张勃
艺术是个人的精神自留地

3 年前，张勃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认识了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 70 后画家杨舜。几天后，去朋友工作室，发现一幅风格轻快的抽象油画，简单大方，装饰意味浓重，很适合置放在新家的客厅中。打听后得知，竟然出自刚认识的新朋友杨舜之手。一问价格——8 万元，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索性买下。

这样一幅画，并未如愿成为整个房间的视觉中心，朋友到访，往往注意不到这样一抹墙上的风景，张勃没有觉出不妥，“如果它太突兀，可能形成反效果，真的好像消失了一样，说明它融入了这个环境”。

从事公共设施产品设计的张勃，由于工作内容同样需要创意的缘故，似乎更容易被具有创新思维的艺术所吸引。设计产品时，总会考虑兼具功能与美观；平时钟爱的读物是工业设计期刊《设计》，长期关注最新的概念设计；就连家私购置，也一律尊崇包豪斯的现代主义风格——流畅简洁，艺术与设计高度融合。

理工科背景没有妨碍张勃对艺术的直觉，只是带来一些烙印强烈的倾向：做事喜欢讲究逻辑，注重体系，接触一件事物前，喜欢先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与许多业余艺术爱好者不同，张勃并未止步于对艺术的感性认识，他似乎想要做到更多，“通过了解整个美术史，知道了达·芬奇、莫奈、凡·高、毕加索，一步一步，逐渐喜欢上当代艺术”。

一年一次的国外旅行，更多时候像是艺术主题之旅，去巴黎卢浮宫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去奥赛感受印象派的美妙，去纽约现在艺术博物馆见证当代艺术的繁荣兴盛。现场的魔力总能在第一时间攫住张勃的身心：“看到凡·高真迹，真是非常不一样，那时候展馆人不多，我离画很近，凑到只有10公分的距离，甚至能看到颜料风干后的裂纹，那样的笔触让你感到很有力，能看到一个精神癫狂的人，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内心的感受，通过画笔表现出来”。

原作的力量在张勃心中越发无可替代，“第一次见到马蒂斯的画作让我很震撼，原作尺幅非常大，两米乘三米，差不多整个一面墙那么大，它带给人的感受，跟书本印刷上的画册完全不一样，你无法想象画家是如何完成的，那个线条依然特别自然流畅”。

身处理工科的朋友圈，张勃的艺术爱好极少得到回应，追根究底自己怎么会搭上这根迥异的线，他能回忆起的遥远前因，就要追溯自童年了。“我小时候在青海长大，后来的中央美院副院长朱乃正，以前跟我父亲一个单位，那时候我们就住一个院子，小时候他叫我做模特，每天画几个小时，坐了好几天，直到受不了了，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长大后再看到这幅画，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后来我去北京看他，他就跟靳尚谊面对面一个办公室，他本人也是吴作人的学生，通过他，我了解到那一批深受苏联风格和学院体系影响的画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特殊的一拨人。”

在张勃看来，艺术不仅仅离自己的生活并不遥远，它更是这个多元时代里，足以让每个人充分发动感受力的精神自留地。艺

倪雪梅
买画只看眼缘

从西北财经大学毕业后便来到广州的倪雪梅，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从事了十多年的建筑行业会计师。凭着勤恳，倪雪梅在这里扎下根来，组建了三口之家，闲暇之余，旅行成为最好的充电方式。不过近几年，雪梅的支出清单里，又多出了一项“无用”的爱好——艺术品消费。

走进卧室，正对着房门的一幅名为《我已被春风灼伤》的油画最得她喜爱。画中一位女孩牵着一只黑猫，走在林间小道上——2011 年在广州的大学生艺术博览会上，她花费 18000 元购得此画。雪梅还清楚记得作者是鲁迅美术学院的张祎，“第一眼看到这幅画，就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画中女孩跟我女儿有些神似，这触动了我，后来我爸也说像我小时候。”

雪梅买画不分贵贱，心动至上。卧室床头柜上是一张绘有女儿熙熙的头部素描，当年母女俩闲逛北京 798 时，雪梅让街边的画师帮女儿现场画制，价钱不过 50 元，虽谈不上满意，但这张简单的小画还是被放进了精美的画框，装裱了起来。

说话间，雪梅从柜子里取出了另外 3 幅画——女儿还小，怕小捣蛋弄坏了画，只好暂且先收着，等到合适的时间再挂出来。色彩最为清新艳丽的是油画《人模狗样之韩版帅哥》,同样来自大学生（广州）艺术博览会，5000 元。画面上，一只憨态搞怪的哈巴狗，直勾勾盯向赏画人，画布背后署名：中国美术学院 2011 级研究生张艳敏。“以前家里养过些猫猫狗狗，看过《人在囧途》后，再看到这只狗，就觉得很囧，很开心。”

除了自己购买，对艺术越来越感兴趣的雪梅还通过朋友，向一些画家求来了两幅画。小画幅的油画《小白桦林》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一位退休的老教授，画框四角还用纸皮包裹着。常条幅竖构图的水墨国画《惠安女》也是朋友帮忙求来的，她小心翼翼地展开来看，女儿想自己拿着看，她吓得声音提高了一倍：“熙熙，你松手，我给你看，这个你不能动，很容易坏的。”

在家庭的经济分配上，雪梅侧重于旅行，希望通过旅游让女儿拓宽见识。时间不多就在省内走走，假期长就出国旅游。由于工作关系，雪梅每个季度都会去越南一次。2010 年，雪梅在河内参观了一些画廊，萌生了自己拥有绘画作品的念头，“如果家里挂上自己喜欢的画，那意境会不一样。越南受法国影响大，本土画家很多，艺术市场很成熟，画廊也挺发达，但那里的绘画作品很贵，基本上都是 5000 美元起步”。由于对当地画家不够了解，雪梅暂时不敢出手。

2014 年春节，雪梅一家花费 8 万元，在美国自助游玩了 20 天。即便看 NBA，游大峡谷，租直升飞机俯瞰各地风景都很过瘾，但她还是特地抽出时间，去了洛杉矶的诺顿 · 赛门艺术馆，仔细欣赏凡 · 高、毕加索、罗丹等大师真迹作品。作为工程师的丈夫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但对雪梅新学来的习惯却很支持。平时在广州，雪梅并不经常去美术馆、画廊，甚至还没去过广州歌剧院。“买画纯粹靠眼缘”。

出于喜好购画的雪梅，在遇到相对昂贵的作品时，才会考虑将来会不会有投资升值的空间。但目前，鉴于并不具备可靠的鉴赏能力，买画仍以赏心悦目为标准，“现在比较喜欢适合家居的，风格清新的，让人感觉安静、静谧的绘画原创作品”。雪梅的艺术喜好起步虽晚，却已走出架上绘画的单一范畴，经常会在旅行或工作途上，购置些小工艺品。家里的橱柜、音箱上，触目可及各地的工艺品，有非洲的乌木雕、新疆的胡杨木雕、北京潘家园的双鱼木雕等。艺

姓名：倪雪梅
职业：会计
年龄：35
所在城市：广州

收藏作品：
• 张栋《我已被春风灼伤》
• 张艳敏《人模狗样之韩版帅哥》
•《小白桦林》
•《惠安女》

倪雪梅和她的藏品 摄影 | Art289 摄影记者 陈文笔

杨洋
世袭的雅趣

在大多数 80 后和 90 后都在为生活打拼的时候，26 岁的杨洋已经有了属于她的二十多件藏品。“我的收藏价位在几万到几十万，在拍卖会上买，画廊也会去。参加拍卖会会让爸妈贴一部分钱，这样才可以收藏自己喜欢的。”

收藏对于杨家来说，是从上世纪延续至今的乐趣。杨洋祖籍四川，她爷爷的收藏大多是当时川系艺术家写给他的字画，“文革”各家搜查文化遗留物时，爷爷斗胆将画作藏于阁楼上，并保存至今。收藏的雅趣影响到了杨洋的父亲，他虽然从事贸易、房地产业，但并不是人们刻板印象里的“暴发户”，他不仅收藏，也与画家谢稚柳、劳继雄等艺术家有着投契的私交。

杨父杨母的结合缘于收藏，他们的收藏又与上一辈不同。杨母说：“我们都是玩古画的，比如张大千、傅抱石。女儿收藏的都是些小东西。”在杨洋接受采访时，杨母在另一房间练书法。

受到家庭的影响，杨洋偏爱近现代及当代绘画。她家客厅望出去便是黄浦江，客厅内则是她的收藏展示天地，5 幅四川美院副院长庞茂琨的作品在厅内鳞次栉比。“第一次看到他的展览我就很喜欢，通过朋友可以有幸收藏。庞茂琨主要画肖像，早期是写实的，后来形成自己的风格。”她从一幅挂在墙上的略超现实主义风格油画，走向另一幅摆在画架上展示的女性肖像，“这是他的粉彩，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手稿风格的绘画。”

杨洋与重庆的一些年轻艺术家相交甚笃，其中有人给她画过肖像。“可能因为我是四川人，我喜欢的画很多都是那个流派的。”她藏有一幅谢稚柳的《荷花》，据杨母说，现在谢稚柳的市价已经到了 100 万一平尺。

关于当代艺术，杨洋父母没有过多涉及，杨母说道：“十几年前，张晓刚还没出名，拿了 10 张给我们，总价 3000 美金，但我没要。香港汉雅轩的张颂仁买了。我还是喜欢比较唯美的东西。”杨洋对当代艺术抱有一定兴趣，但谦虚地说自己“不太懂”，因此也不会贸然下手。

杨洋年纪轻轻，已经是各大拍卖会上的座上客，她直言对拍卖的激情：“拍卖有点像炒股票，你喜欢一张画，别人拍你竞拍、一次次敲锤的时候，你会更想要它。拍卖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我看到有些人因为冲动和别人较劲，有人就是很喜欢。”杨母也透露，现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没于拍卖场。

拿到伦敦艺术大学时装本科学位之后，杨洋回国内从事相关工作。最近她辞职了，准备进入拍卖行业，为了解法律事务还去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

杨洋 摄影 | Art289特约摄影 包昱

姓名：杨洋
年龄：26
职业：前时装设计师
所在城市：上海

收藏作品：
- ***谢稚柳《荷花》***
- ***庞茂琨《女人的纱》***
- ***劳继雄《山水册页》***
- ***乐震文《山水》***

崔志民
从传统书画到抽象画

已过花甲之年的崔志民，有着一张比实际年龄年轻 10 岁的脸，以及明显旺盛的精力。同样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与其早年陶瓷鉴定家身份相去甚远的当代艺术喜好。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早在 10 年前退休之时，就已搬离闹市居所，一人寻到远离城区的小洲村，就此驻扎下来，看书，撰文，画画。古朴的木门前几簇小花，逼仄的空间里，书画满目。

跟陶瓷打了一辈子交道，崔志民收藏最多的却是书画。“我收字画有便利”，崔志民出身书香门第，叔叔、婶婶（丰一吟）与公公（丰子恺）一生以书画自立，家族所藏传到老人手中的不在少数，如今崔志民家中的收藏不乏名家，林风眠、关良、邓白、李可染……拍卖行的老友闻讯相邀，希望老人能释手两张，然而屡屡碰壁。崔志民的原则是绝不售画：“这是我家族的荣誉，传给后代如果他没兴趣，我说你毁掉也行，总之我的责任是交给你了，你有兴趣就传下去。”

收藏着颇多国画的崔志民，对当代抽象画却愈加偏爱，由于从不以画养画，他没有太多经济来源，买画也就掂量着——单品不会上万元。供职于广州美术馆时，崔志民在广州艺博会上发现了一位让自己钟情多年的画家——华剑堃。“博览会上，我们工作人员最后走，那些低价处理的画，看中就会整批买下来。”由于看好华剑堃，崔志民多年来收藏了不少他的油画，一幅《游艇》被摆在客厅醒目处，“他用色大胆，虽然画面不具体，但是感觉很具体。有能打动你心的东西，作品跟观众能交流，双方要能对得上，才是好作品”。

从小浸润在国画与具象油画的家庭环境中，崔志民一方面过早地培养起对色彩和线条的感觉，一方面却也觉得审美疲劳，退休后搬到当代艺术家聚集的小洲村，他开始逐渐了解到抽象画的妙处，“人家问赵无极，具体什么叫抽象画，赵无极说，抽象抽象，我怎么讲得具体？抽象画就是要把你的抽象思维抽出来。”

一位在小洲村认识的年轻画家梁景能，让崔志民连连称赞有灵气。一幅《水乡》挂在窗前，水样柔润的用色，常年衬映着咫尺以外的风景，“画画得有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有自己的个性和内涵，人最贵重的就是思维。这幅《水乡》不全是抽象，也有具象的东西，表现的是水乡的感觉，他先有了构思，然后再进行创作，搞出来的意象，让人很舒服”。

台湾艺术家王芊文送给崔志民一幅《香港街景》，画面由不同色块组成，出人意料的活泼轻快，“抽象画可以跟人互动，更容易跟每个个体牵连起来，这跟现在这个多元时代有关，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思维融入其中”。

在崔志民眼里，中国人形象思维太甚，抽象艺术在这个国度缓慢前行，这激发了老人又一个好玩的念头——开一家“聊吧”，挂几幅作品在吧台，请艺术家和观众互相探讨，“抽象画很多人不理解，老想知道画的什么东西，想表达什么，我说你不需要知道，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是描绘某样具体的对象，它是纯艺术的，美学的。有些东西乍看不懂，只觉得很美。美术，美术，美就行了呀！”

姓名：崔志民
年龄：63
职业：民俗专家
所在城市：广州

收藏作品：
梁景能《水乡》
莫兰若《裸女》
王芊文《香港街景》
华剑堃《舞者》《游艇》

崔志民 摄影 | Art289摄影记者 陈文笔

阿罡
在故纸堆里发现宝藏

阿罡的家里一幅画都没挂。他笑称自己有这种“怪癖”，或是“洁癖”，“画存在框里时间久了会有灰尘、光照污染，墙上还要打洞。所以我不挂画。”其实说到底，不挂画的原因，更是一种“选择综合症”：“画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要挂哪一幅啊！”

夸得下海口，必得有海量。走进阿罡的书房，才确实明白了牛皮不是吹出来的。7 米见方的小间里，书架覆盖了两面墙。其中一个书架摆着书籍，另一个书柜则放着他的艺术收藏。欧洲旧版画、限量插画书、旧照片、老上海招贴画、绝版杂志、藏书票……除了柜里的，还有藏在床下纸箱里，未来得及装裱的老版画。林林总总，确实难以理出头绪。

“就比如说这一本”，阿罡从书柜里拿出了两本装帧考究的大开本书籍，“董桥的书里常提到莱特（John Buckland Wright）的插画，这两本都是英国金鸡出版社（Golden Cockcrow）19 世纪出版的手工限量版插画书，插画都是莱特画的。一本是古希腊悲剧，另一本是法国文学作品，讲的是个女扮男装的英雄，是个很香艳的故事。”

“再说这一本。”他拿起张爱玲的《流言》。这是 1946 年的出版本，当时他入手价是两万，4 年后，市价已经炒到了七八万。

不需多久，阿罡的收藏思路就清晰地展现出来。虽然收藏数量众多、门类繁复，但多数都来自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且都离不开书。阿罡在伦敦大学留学一年，之后又留在英国 3 年，期间最常做的事就是逛旧书店。在英国国家画廊特拉法加广场周围区域，散落着各种小画廊、小书店和咖啡馆。一到周末，他就整天泡在那里。罗素广场时不时举办旧书展，他是那里的常客。

有人可能觉得藏书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收藏，其一它不像绘画有装饰性，二是它不在艺术市场内，价值无法衡量。但其实，这一概念还没有被很好地引进中国市场，“英国是个收藏文化很丰富的国家，在那里，插图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收藏项目了。”

阿罡的收藏，便是承继了英国旧书商的路子。他们多是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绅士，阿罡去旧书店、旧书市场买书，一来二去，就和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乐意向阿罡分享自己的知识，教他识别不同纸张、版本，教他分辨旧书的价值。像英国藏书票协会前任主席威尔逊（James Wilson）先生，阿罡之前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有一天突然失联，后来才获悉他去世的消息。

高档插画本一般都有版数编号，有的有作者签名。法国的高档插图本，在售出的时候都是未装订的，用一个盒子包装，让买家自己装帧成他想要的效果。有的还会附上一叠单张的插图赠品，让买家自己装框挂在墙上。其实，这与版画的概念已经很近了。据阿罡说，有一些书商会把插图本裁开，将插图装框单卖。“不过我当然舍不得这样做。”

藏书票是不为多数人所知的一种东西，也是阿罡收藏门类里很独特的一种。它是一种微型版画，古代欧洲的贵族，会向版画家定做一套 50 到 100 张、手掌大小的藏书票，贴在书的第二衬页空白处，以彰显他们对自己藏书的所有、彰显身份。因此藏书票上常常会有“Ex Libris”（归我所有）的拉丁文字样。

阿罡一边收藏，一边做着旧书商的生意。旧版画、插图收藏本来在中国就很小众，要涉足这一行业，门槛就更高了。业内信息更像是商业机密。阿罡则通过参加国外的线上拍卖、接触私人藏家得到货源，更有雇佣工人去废品回收站淘金的路子。

货的质量悬殊导致价格差异巨大，从 500 元一本的民国期刊《舞风》，到三四千元的泳装香烟广告，再到几万元的伦勃朗自画像的版画老仿，和晚清有钱人家妇人的蛋白照，一屋子的收藏，总价值也非常可观。阿罡对收藏花销没有太强的规划，“有时看到好东西，会把一年的收入投进去。”

“我觉得当代艺术完全是个阴谋。”他也不否认这可能是自己的偏见。他坚信藏书是一种更长期、并有巨大升值潜力的门类：“电子书已经越来越普及，对现代人来说，纸质书在 50 年或 100 年的未来将会变成古董，因此印刷考究、用纸精良的高质量书籍的价值在将来一定会体现出来。真正好的善本的升值潜力肯定是现代人无法想像的。当然，如果只想着升值、动机不纯，也玩不好收藏。”

姓名：阿罡
年龄：34
职业：旧书商
所在城市：上海

收藏作品：
• 济慈《恩底弥翁》（莱特插画）金鸡出版社 1947 年
• 威廉·莫里斯《约翰·鲍尔之梦》（爱德华·伯恩·琼斯插画）
凯姆斯考特印刷坊 1892 年

阿罡 摄影 | Art289特约摄影 包昱

章思
收藏版画是一种反思

2014 年 5 月刚从支付宝辞职，章思（古同“惧”）又跳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移动交互设计师。他每天对着电脑，做敏捷式开发、做用户体验反馈。而他的上司和下属们都不知道的是，在职业移动交互设计师的生活之外，章思心目中的偶像之一，是奇奇 · 史密斯（Kiki Smith）。

“她老干些不讨人喜欢的事，不是为别人而创作。”章思站在他从巴黎购回的奇奇的版画作品前，试图解释为什么她是他的偶像，“和大部分中国艺术家不同，中国艺术家知道西方人喜欢哪些图示。而她太牛逼了，牛逼的人无法用语言形容。”

他的同事们或许连奇奇 · 史密斯的名字都没听过，当然这对他们的交往并不成为问题。章思从事的行业和艺术八杆子打不着，可在章思的家里，随处可见的是他收藏的版画，都用统一的淡色木框装裱着。除了版画，家里还放着他收藏的先锋玩具，和一箱从一位巴基斯坦朋友那儿买来的，未打磨的水晶原石。拿这些水晶做些什么，他暂时也没想好，“先一块块处理完，以后就知道了”。

除了奇奇，他还藏有一幅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版画。这些名家的名字一出，给人感觉价格肯定要高到天上了，其实不然。

“外国的版画定价已成一套系统，不像国内艺术市场。”他拿着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一本版画画册解释说，“就拿他举例。他在拍电影成名之前是做版画的，你可以看他早期作品，《字母表》《象人》，都有版画的影子。他的版画 2500 欧元一张，这样的价格在国内任何名家的作品都买不了。”

章思本科念的是国画系，不过毕业后选择了 IT 行业，在生活来源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和版画结缘始于半岛版画工作室。半岛版画工作室是上海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版画交流场所，由艺术家卢治平创建。工作室不定期举办活动、展览，也有版画教学课程。章思在半岛接触到版画后，兴味盎然地考取了中国美院的版画系在职研究生，工作之余读完了学位。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有了专业知识，章思的版画收藏在激情中透着冷静，又十分独特。版画本是较冷门的收藏，章思又更偏爱其中技术特别、或是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除了收藏外国大师作品，他还收藏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版画，无论出名与否，以及一些东欧版画，如白俄罗斯的版画大家朱利 · 雅科文科（Juri Jakovenko）的作品。

算得上版画科班出生的章思在收藏时也很有优势，常能与当代版画家交上朋友。

“这是成都的好朋友罗浩的作品。他在金属板上用电焊做画。”章思兴致勃勃的讲起了认识好友罗浩的段子，“他那时候在上海找了 m50 画廊代理，我去看到他的画，就问画廊老板是谁的作品，老板说他刚离开这里。我要到号码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刚离开 m50，能不能马上回来？他说你是不是半岛工作室刻木头的人？我一个小时前看到了一个人，我认为那个人就是你。”

“事情就是这么奇妙。”章思在认识罗浩多年后感慨，“我后来买了两千块的英国纸寄给他，他寄给我一叠版画。”艺术家们兴趣相投，互赠作品，章思交换来的作品占收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多。

章思对版画一直进行着艺术史学上的自我思辨。他的毕业论文就大胆地提出版画即将终结。“我的毕业论文被所有老师围攻，中国美院是中国版画的摇篮，是一个很大的系。而我的题目是‘版画必然会死亡’。你可以看到计算机如何干掉传统媒体，移动终端又是如何干掉计算机，艺术家明明可以拿笔直接在纸上抒情，又为什么要做一个板子呢？”

这样的论断并不代表章思在收藏版画上抱着悲观的态度。与之相反，章思的收藏生机盎然。

章思收藏版画的初衷很纯粹：“涨跌抄这些字都是中国人在用。版画犯了一个忌讳，它可以印很多张，所以不容易炒作。这么多人玩收藏，可能是因为有个利益链条。收藏版画的人是真的喜欢这种艺术门类。”2013 年 8 月章思在嘉定的工作室被水淹及膝，他的很多收藏和自己的作品都被泡成了纸浆。损失虽然惨重，但他还将继续收藏。“我希望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之

姓名：章思
年龄：40
职业：移动交互设计师
所在城市：上海

收藏作品：近百件
• 奇奇 · 史密斯《小夜曲》（Nocturne）价格不详
• 罗浩《无题》价格不详

章恩和他的艺术收藏品 摄影 | Art289特约摄影 包昱

荆城和她的收藏 摄影 | Art289 摄影记者 李毓琪

荆城
注定走上收藏之路

五六年前，当荆城还在一家杂志社的广告部工作时，她与同事在茶余饭后讨论最多的话题是——荆城必须辞掉这份工作然后投身艺术市场。当她的好姐妹在考虑买房买车的时候，她在一旁拼命地告诉大家要学会投资艺术品，尽管她始终都没能说服她们。

2009 年，如姐妹们所愿，荆城离开杂志社，开始学习做一名艺术经理人。荆城做出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她的父母在过去十多年经营着一家画店，主要专注于近现代与当代水墨作品。短短 5 年，荆城通过“以藏养藏”的模式收藏了近三十幅画作，多为水墨作品，价格一般在 5 到 20 万元之间。

鉴于自身缺乏艺术教育背景，荆城用两年时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选修艺术类课程，以加强自己的艺术鉴赏和管理能力。2014 年 6 月，她还参加了德国的一个艺术管理研修班。

“她几乎每个月都要出国看展。”荆城的一个姐妹说。事实上，她们常常一同出国旅行，这位朋友表示，和荆城一起看展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艺术的东西。2013 年 12 月，她们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了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水墨展。在荆城看来，出国考察可以拓宽自己的眼界、增强全球化意识。

荆城很少直接从艺术家本人那儿买画，她更喜欢通过画廊、拍卖等渠道收入自己喜欢的作品。在客厅，有一幅李津的《花开随人意》，2014 年 5 月她从台湾的一家画廊花 12 万元买下此画。荆城对李津十分看好，因为李津“把水墨画当代化以及国际化”。从 2011 年起，她几乎每年都买一幅李津的作品，价格也在逐年递增。

与《花开随人意》表现出的愉悦情绪有所不同，荆城在香港曾建勇个展中买下的《假如你是唯一》，荆城读出了画家童年时期的伤痕，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该画价值 7.2 万元。此外，荆城还喜欢谭军的作品，藏有一幅 5 万元从拍卖行收入的《物候记》。

荆城和她的姐妹都喜欢爵士乐，常常去一起看演出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她的一位学钢琴出身的朋友表示，不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件艺术品，她更倾向于把钱投资在房产上。在意识到中国的艺术教育远不如西方后，她们将来也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

“审美教育会直接导致艺术消费，我们有将近四十年的文化断层，这也回答了为何以前中产家庭的艺术品消费需求不高。”荆城说。

也许是对中国中产家庭艺术品消费的将来持乐观态度，荆城说自己的理想是开一家自己的画廊，她需要努力攒够启动资金，然后沿着艺术这条道路走下去。